

## 《清蟬行腳》 讀懂心 · 走了再說

我就像那位老人家，把這趟行腳的始末，從出發那天到歸來最後一刻，一氣呵成地說給你聽。這不只是路程，這是一次心識的剝落。

( 老人家緩緩添上新茶，熱氣騰騰中，眼神悠長，彷彿看見了那條路的起點。 )

小友，這茶入喉，故事就從出發那天說起吧。

那天我踏出門，美濃龍肚的烈日正毒。蟬鳴不是聲音，是厚重的熱浪，裹著泥土草腥味。我沒急著走，先在師儉堂石階坐下，指尖摸著那粗糙乾硬的石頭。這就是『地』，是行腳的根基。在那兒，我學會了像蟬一樣把命燃燒 ( 布施 )，學會了汗流浹背卻心不動 ( 持戒 )。我看著龍頸石被溪水猛砸，骨架依然扎實。那時候我懂了：修行起手，要先讓字句落地生根，不滯於情。

路鋪開了，我開始往高處走。到了九芎山，風變成了解剖刀，割開肺腑。呼吸成了唯一繫住這副皮囊的絲線。我捕捉那種『跳躍』：上一息我是樹下塵，下一息心識已跨千年。接著到了東京，在羽田海關的業流裡，在上野公園的櫻花雪裡，我發現清淨不在山裡，而在心生不生那點執著。碧潭的水平如鏡，映著月，卻不留月。這一段路，是『風』與『水』的流變，教我邊走邊丟。

後來，最硬的一段來了。那是大寒，重擔壓肩，累到如實，累到無話可說。三天十七個小時。在那段極致的疲累裡，我低頭看見石階一角的苔蘚，微冷，未乾。那一刻，火燒掉了所有矯飾，杯緣那一瞬間的微顫，竟是四禪的清淨。我自證明，這一念的清明，便抵過萬年的流轉。原來，最重的擔子，是為了換最輕的心。

路走到末了，風景都成了背景。我去看望那位瘦如枯木的老和尚，他把衰老當森林照料，輕聲說：

『活著，真好。』我走到集集大山的石洞牛欄，看見橫斜的梅花。這時才悟到，讀經是為了剝落，

渡河是為了捨筏。到了這裡，連這顆清淨心也要捨掉。

最後那天，燈火微弱。我看著這身子像舊衣服一樣脫落，死怖來了，正念如劍，一一截斷。夕陽沉下去，金光湧過來，我有身消融，化作蓮華上的一點露。

( 老人家停了下來，看著杯底殘存的茶渣，微微一笑。 )

小友，這就是我回來的路。

茶喝完了，這山還在，你心還在。路不急，人也不急。這趟行腳，算是不虛此行了。

---

( 老翁添了水，這回沒急著遞杯，而是看著茶葉在水中翻轉，隨即開口，聲音如風穿竹林。 )

小友，這行腳三十三年，其實就是一場『剝落』。

你瞧，美濃龍肚的熱浪是『地』，熱到皮肉發燙，蟬鳴燒成布施。可轉眼間，九芎山的冷風就成了『風』，像解剖刀割開肺腑。這一熱一冷，就是生滅的兩端。我在這冷熱跳躍間，抓到那根穿過五蘊珠子的線——呼吸。不求長生，只求那口氣是清明的。

大佛垂目是靜，龍頸石擊水是動。我摸木案，指紋入木；我踏石心，震顫入骨。這叫『觸』。行腳到東京、到碧潭、到上野，櫻花落下來，不是美，是真相的力度。清淨不在花，在你的心生不生那點執著。

最難的是『三天十七個小時』。累到極點，重任壓肩，那種累是如實的。可就在那杯緣微顫的一瞬間，『微冷，苔痕未乾』。這六個字落下來，華嚴珠網就張開了。原來六道轉動，不離當下這一念。所以，峨眉湖那女人的沈默、觀音山那塊石頭的點頭，說穿了都是四個字：如其所是。法不屬於我，我只是讓它路過。

最後啊，像老和尚那樣，把衰老當森林照料，說聲『活著真好』；像清真道長那樣，過了河就捨筏。

臨終時，觀這身子如脫衣，識流歸源，化作蓮華上一滴露。

茶喝完了，這山還在，你心還在。路不急，人也不急。這就是圓滿。

( 老人這才把茶杯推到你面前，微微一笑。 )

「如實喝下，再來一杯？」